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十六

涇 胡承琪

小雅鹿鳴之什

鹿鳴

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呂記引范氏曰羣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張氏曰言賓者朝廷無賓猶當於燕飲立賓禮云仕而未受祿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此亦不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承琪案經文但有嘉賓故序以羣臣言之明詩所

謂嘉賓卽羣臣之爲賓者也正義曰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己之臣子可知此言得之矣

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會之而有幣侑幣也正義引公會大夫禮公授宰夫束帛以侑又聘禮君不親會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明親會有侑幣親饗有酬幣故此箋以飲爲饗禮會爲會禮承琪案此特對文言之耳古酬侑義通左傳

莊十八僖二十五

云王饗禮命

之侑是饗會皆名侑也且箋於此亦因序言幣帛筐篚故通言饗會之大法其實序首云燕羣臣則全篇皆止言燕禮以經文證之一則曰嘉賓式燕以敖一則曰以燕樂嘉

賓之心明不兼言饗會至和樂且湛傳云湛樂之久蓋燕以示慈惠湛露有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之語故云樂之久卽此亦可見是燕非饗或疑燕禮無用幣之文考周語云先王之燕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于是乎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則燕亦未嘗不用酬幣也

陳氏稽古編曰序云燕羣臣嘉賓也此言作詩之本意與四牡之勞使臣皇華之遣使一例也若夫升歌合樂之類則就詩之用於樂而言非作詩之本意也朱子見儀禮學記之文而改訓之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乃言樂非言詩矣承琪案集傳又云此詩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

推而用之鄉人語本圓通陳氏抨彈毋乃太過古人歌鹿鳴者不獨鄉飲燕禮及始入學卽大戴禮投壺所云八篇可歌者而鹿鳴在焉是投壺亦用之矣總之古人作詩與用樂不同而讀詩亦與作詩有異如北史

裴駿傳

裴安祖講

鹿鳴而兄弟同會豈得又以爲兄弟之詩邪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傳興也苹萍也鹿得萍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正義引鄭駁異義解此詩之意云君有酒會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爲飲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據疏此駁必是許稱經師舊說如疏

所云或以爲兩鹿相呼喻兩臣相招爲羣臣相呼以成君禮者與毛異義實不如毛義之長姚氏識名解曰野有苹必相呼而共食與君有承筐必笙簧以相將詞旨瞭然舊以鹿呼同類如君呼臣子嫌於鳥獸爲比然古人無所拘忌也若魚藻明以魚在王在相對言之豈如後世必以稱譽美鳳爲頌禱邪

箋云苹蘋蕭也正義曰易傳者爾雅云苹萍其大者爲蘋是水中之草召南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爾雅翼云古人以水草之交爲麋鹿亦食水草今鹿豕亦就水芻食又人家養豕皆以萍食之何嫌於鹿不

倉乎下章倉蒿自陸草耳姚氏識名解以爲曲通傳說究屬強解承琪案說文云古者神人以鳥遺黃帝帝曰何倉何處曰倉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莊子齊物論麋鹿倉薦漢書景帝紀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如淳注引莊子麋鹿倉曰薦是麋鹿未嘗不倉水草黃山谷帖云胡居士言鹿倉九草其中卽有水芹羅氏之說似非無據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熊朋來曰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正如車鄰以鼓瑟鼓簧對言之古者堂上樂受笙均瑟與笙有相關者鄉飲未合樂之前有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其初工以瑟歌鹿鳴之三然後笙南陔之三

閉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此時所用樂器惟瑟與笙而已至合樂歌周南召南始眾聲俱作故鹿鳴惟言瑟與笙歌鹿鳴時未有他樂也承琪案儀禮所歌諸詩必皆作之在先制禮在後鹿鳴爲周初燕羣臣之詩其後乃用之於鄉飲燕射熊氏之說轉似因制禮而後作鹿鳴誤矣鹿鳴爲周初燕禮蓋其時堂上兼有琴瑟如益稷篇之搏拊琴瑟以詠謂以琴瑟協比歌聲也固與儀禮堂上之樂有瑟無琴者不同堂下有笙則如儀禮之笙入立于縣中也豈古禮本先歌後吹故周公作儀禮遂因之爲定制歟至次章獨不言樂自以旅語乞言樂音當止故曰德音孔昭末

章復言作樂而又變笙言琴或是堂下之樂不作獨鼓琴瑟以盡賓主之歡耳此但可略依燕禮不得泥後制之禮以釋先有之詩也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正義曰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竝有周行之文皆爲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怵乃作視字此則爲示明其不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爲寘也且此篇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宏深非直燕日話言

而已明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德置之於官
緣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法上下相副
於義爲長故易傳也承琪案此疏申箋實多牽強言賓言
人便文無義而謂有異豈以賓之列位者非嘉賓乎示視
古今字篇中互見者聲義皆通故可兩用周頌示我顯德
行與此正同無容改字至周行毛傳三處不同言各有當
說見周南鄭注禮記緇衣引詩以爲示我忠信之道注鄉飲酒
燕禮云嘉賓示我以善道此皆在箋詩之先當是用三家
詩說正與毛合至作箋時乃泥於卷耳之訓概以周行爲
列位不知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乃導情通款冀聞善言之

意與次章相應德音孔昭則所示周行之實也必謂本其所用皆賢故當饗會取義迂曲似非詩旨

視民不怵傳怵愉也箋云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黃氏元吉云杜預注左傳曰佻愉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林堯叟因謂君子德聲孔甚昭明視民如傷不敢偷薄則視作以目視物之視言嘉賓之視民甚厚蓋不敢薄待斯民之意雖不破字而義未優矣承珙案嚴緝引曹粹中說亦謂視民與視民如傷同義黃實夫亦云視民不怵言其視民之不薄也如薄已以厚民之意皆與杜解略

同然此句止當言君子之德音可以使民歸厚故當爲人所則效若如杜解則於詩上下文義皆不順左傳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服注見本詩正義示民不愉薄與鄭義合勝杜解多矣

君子是則是做傳言可法做也箋云是乃君子所法做承琪案君子卽嘉賓傳云可法做者謂君子可爲民所法做鄭注鄉飲酒燕禮皆以爲嘉賓有明德可則效而箋詩乃謂嘉賓爲君子所法做左傳昭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

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此引詩意亦謂君子可爲人則效非君子之則效人呂記引程氏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此與左傳義合朱子集傳從箋誤矣

倉野之芴芴草也正義曰陸璣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貞實

貞俗誤作眞今依按勘記

牛馬亦喜食之

承拱案芴釋草無文惟廣雅苑藉黃文內虛黃芴也或卽以爲此詩之芴然御覽引吳普本草云黃芴二月生赤黃葉兩兩四四相值莖空中或方員高三四尺四月花紫紅

赤與陸疏所言不合說文以荃爲黃荃而芴則云草也與毛同并引詩食野之芴明與今之黃芴別草矣詩釋文則引說文芴蒿也與今本異段注云詩若訓蒿則與第二章不別且說文當以芴與蒿篆類廁今不然者恐是一本作蒿屬釋文也字或屬字之誤耳

經義雜記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潛夫論班祿云忽養賢而鹿鳴思文選琴賦注引蔡邕琴操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諷諫風俗通窮通云伐木有鳥鳴之刺蔡中郎集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漢書句

奴傳云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
之曰靡室靡家玃狁之故鹽鐵論繇役云文學曰古者無
過年之徭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
期長子不還父母憂愁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于心慕
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杖杜采薇之所爲作也是以鹿鳴伐
木采薇杖杜皆爲刺詩困學紀聞云鹿鳴在宵雅之首馬
蔡以爲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作諷也承
琪案左傳穆叔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卽此一語決非
刺詩陸賈新語道基篇鹿鳴以仁求其羣淮南泰族訓鹿
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會而相呼也此皆與毛義有

合者且卽三家亦不過謂陳古以諷非謂鹿鳴出於衰周
大周正樂云鹿鳴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
畱心聲色內顧妃后設旨酒嘉肴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
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
道陵遲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詠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此
明是周衰無復鹿鳴養賢之風大臣援琴而彈古詩以風
耳詞旨明白無可疑者其他伐木采芣以爲刺詩者皆同
六月序云自鹿鳴廢以下至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
微矣亦卽此意也

經義雜記曰漢書藝文志樂家雅歌詩四篇卽晉書杜夔

傳所云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者也魏武時尚存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夔鹿鳴全不改易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會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荀勗云魏氏行禮會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爲樂章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不知所應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而鹿鳴亦亾矣又宋書樂志曰漢大樂會舉十三曲一曰

鹿鳴其餘俱非古歌則漢雖存四篇疑亦特用鹿鳴一篇耳蔡邕琴賦亦曰鹿鳴三章是兩漢魏晉以來惟鹿鳴最顯承琪案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狸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太平御覽引蔡邕琴操曰琴有詩歌五曲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據此則漢時於大戴八篇之中尚存其五而杜夔所傳文王又在八篇之外似不得因漢樂會舉但有鹿鳴遂謂祇用此一篇也

四牡

四牡駢駢傳駢駢行不止之貌正義引少儀曰車馬之容

駢駢翼翼承琪案少儀本作匪匪翼翼鄭注匪讀如四牡
駢駢桓三年左傳注駢駢馬正義云名駢者以駟馬有駢
駢之容故少儀曰駢駢翼翼此所引少儀皆從鄭讀易字
非禮記本有作駢駢者總之匪匪翼翼皆取飛義籀文翼
字從飛作翼考工記且其匪色必似鳴矣故書匪作飛詩
駢駢卽匪匪與飛同聲同義故傳以爲行不止之貌也
周道倭遲傳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正義曰以
時未稱王仍在於岐故也或疑使臣越國所歷非一此旣
爲文王率諸侯使朝聘之詩何爲僅言其本國之道且文
王以百里不得爲遠故程氏以爲通途朱傳以爲大道承

琪案呂記云使臣初發蓋自岐周往故以周道言之其義已了沉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則此勞使臣之事屬文王而詩作於周公故正小雅實兼文武之法當武王周公之時普天下莫非周道矣

倭遲文選注引韓詩作威夷薛君章句曰威夷險也與毛傳歷遠義近說文倭順兒引詩周道倭遲又彖部逶下云逶迤哀去兒文選謝莊宣貴妃誄注引毛詩作周道倭遲白帖三十倭訓順逶訓哀去似與險遠不同其實義亦可五引同通楚辭遵曲江之逶移文選登樓賦路逶迤而修迴皆卽詩倭遲之義而變其字耳廣雅釋訓委蛇逶迤也甘泉賦

躡不周之委蛇此則并召南之委蛇鄘風之委蛇皆與倭
遲相近蓋古人凡雙聲疊韻形容之語字多不同義每相
近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郁夷下引詩周道郁夷此或三
家詩有作郁夷者倭威郁皆一聲之轉後人以此名縣耳
非詩之周道定在於此

嘽嘽駱馬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稽古編曰傳訓
駢駢爲行不止貌嘽嘽爲喘息貌駸駸爲驟貌皆取疲苦
之義故又云馬勞則喘息蓋以馬之勞見使臣之勞也朱
子見采芑嘽嘽毛云眾也常武嘽嘽毛訓盛貌遂合彼兩
傳以訓此詩曰嘽嘽眾盛之貌與勞使臣義不相蒙矣此

爲勞使彼皆出軍義各有當訓解亦殊始知古人釋經用意精密也又案嘽嘽字原從口旁說文嘽喘息也則喘息乃本訓矣承琪案通篇詞旨皆勞苦之言自不當於此獨誇其畧盛說文牀部痲馬病也引詩痲痲駱馬此蓋據三家詩字雖異而義實與毛同廣雅釋訓亦云嘽嘽疲也漢書敘傳注又引作驛驛駱馬說文手部揮讀若行遲驛驛此亦卽詩之嘽嘽駱馬其曰行遲義亦與疲勞喘息通也不遑啟處傳遑暇啟跪處居也案采薇出車皆作不遑啟居采薇又有不遑啟處是處與居義略同故傳以居釋處啟跪釋言文左傳疏引李巡啟小跪也釋名跪危也兩鄰

隱地體危隍也啟起也啟一舉體也此析言之其實啟卽是跪居本當作尻說文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大約古人有危坐如今之跪詩所謂啟也有安坐乃說文之尻詩所謂處也若居則今人之蹲說文居蹲也足部蹲踞也

段云當

作居

段懋堂曰古人有坐有跪有蹲有箕踞跪與坐皆刼箸

於席而跪聳其體坐下其腠詩所謂啟處若蹲則足底著地而下其腠聳其刼曰蹲若箕踞則腠箸席而伸其腳於前爲大不敬三代所無此解分別甚析廣雅釋訓啟踞也恐非其義

翩翩者雛傳雛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慤謹者爾雅雛其

夫不陸云雛其今小鳩也一名鴉鳩幽州人或謂之鶉鶉

梁宋之閒謂之雛揚州人亦然又云斑鳩項有繡文斑然

鶉鶉一名斑鳩似鴉鳩而大鴉

今本作鶉誤

鳩灰色無繡項陰

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此疏以

鴉鶉爲雛是鳩之小者卽此詩之夫不以斑鳩爲鶉鶉是

鳩之大者卽小宛之鳴鳩說文鶉鶉鶉鶉也雛祝鶉也雛

不言大小當亦如陸所分廣雅鶉鶉鶉鶉也鶉鶉鶉鶉鶉

鶉鶉鶉鶉也此本方言云鶉鶉謂之鶉鶉自關而西秦

漢之閒謂之鶉鶉其大者謂之鶉鶉其小者謂之鶉鶉或

謂之鶉鶉或謂之鶉鶉或謂之鶉鶉梁宋之閒謂之鶉鶉郭

注云鴝音班鴝鳩今荆鳩也方言惟以鴝鳩亦爲鳩之小者與陸疏異其餘則陸疏廣雅皆與之合毛傳以鴝爲夫不衛風之鳩爲鴝鳩小宛之鳴鳩爲鴝鴝則其分別當以陸氏所疏爲合毛義嚴緝謂雖有十四名馮嗣宗譏其忘陸疏之鴝鴝方言之鴝鴝然十四名中鴝鳩乃鴝之俗字乳鳩亦鴝之譌字荆鳩卽楚鳩皆不當分而分者也

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傳諗念也箋云諗告也正義述毛云是用作此詩之歌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是以作歌爲上之所作也鄭箋云君勞使臣述序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

告於君也正義曰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文連我心是述使臣之辭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亦序使臣之意明爲使臣作此詩之歌其來諗不得不爲告也猶君子作歌雜以告哀是作歌所以來告不得爲念也承琪案毛訓本爾雅鄭本左傳皆有依據國語魯莊公因里革斷罟命有司藏之曰使吾無忘諗章注雖訓諗爲告然卽謂念此不忘義亦可通且勞者歌其事養母來念猶云念來養母詩中多有此倒裝文例不必因作歌之文謂當訓告至箋云人之思恆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解經已爲了當後儒或言告君獨曰將母者

父或能自通母則不能或又以來諗爲告於其母父猶知大義母不免牽於私情凡此皆贅說也

皇皇者華

序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稽古編曰詩之次第雖閒有倒置者然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所謂工歌鹿鳴之三也見儀禮左傳諸書又見六月序其先後不可易矣李氏集解以爲先遣後勞皇華當在四牡前真謬說承琪案譜下正義云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有勞而見知則雖勞不怨其事重故先之此曲說也又云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

二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此則圓通無闕蓋先後本無定例不必深求頴濱詩傳據儀禮工歌先四牡以爲聲有先後虞東學詩云編爲樂章鹿鳴三詩同歌堂上先恆其情後勸以義燕示慈惠故也二說皆可不必

駢駢征夫傳駢駢多之貌征夫行人也說文駢馬駢多貌焱部又云焱盛貌讀若詩曰莘莘征夫國語說苑引詩皆作莘莘韋注國語莘莘多也此蓋三家詩與毛字異而義同者王逸注招魂引作侻侻征夫云侻侻行聲也亦以行者眾多故有聲耳毛以駢駢爲眾多貌者以文連每懷懷者和也和非一人之事必以眾見每懷靡及則謂眾

人雖和猶恐知有不及故必周爰咨諏文義相承一貫集傳於眾多下增疾行二字此雖本國語夙夜征行猶懼不及之意然首章靡及正起下四章諏謀度詢墨子尚同中云助之視聽者眾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眾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眾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其下引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見靡及當爲知有不及皇皇求助之義若但以爲道路征行之不及其見淺矣

每懷靡及傳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和爲每懷

也和當爲私罪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權
留則於事將無所及正義曰本皆如此此既以每爲雖懷
爲和而卒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爲下
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罪介雖
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又
云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叔
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爲每
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爲私
鄭必當爲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駢駢征夫每懷
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懷安將何

及乎西方之書有之曰懷矣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爲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云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鄭所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爲義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爲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爲雖縱使變和爲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旣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定本亦有每雖陳碩甫曰釋訓每雖也毛所本也今本爾雅作每

有雖也衍一有字莊子庚桑楚篇毋發而不當釋文引爾雅毋雖也不誤玉篇廣雅皆曰毋雖也常棣曰毋有良朋又曰雖有兄弟是毋有卽雖有也彼箋云毋有雖也有亦衍字可據此傳訂正承琪案陳說是也常棣箋各本皆作毋有雖也惟相臺本毋下無有字當係古本此疏云下篇有毋雖之訓是所見常棣箋亦但作毋雖彼箋又卽用此傳也

稽古編曰案魯語穆子曰懷和爲毋懷韋注引鄭後司農云和當作私是則魯語原文本作和其作私者亦卽鄭說耳惟晉語姜氏引此詩戒重耳順身縱欲又引西方書及

鄭詩之言懷皆爲私義要是斷章立說未必此詩本訓也
懷私恐非毛旨又末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正
首章每雖懷和之解王肅卽用以述毛於義允當孫毓詩
評亦謂毛傳上下自相申成得之矣鄭旣破和爲私又強
解中和爲忠信以牽合周義皆曲說也陳碩甫曰懷和雙
聲得義外傳以懷和釋懷毛傳卽以和釋懷是本之外傳
也鄭箋改和爲私烝民箋同蓋鄭誤耳毛曰雖和若作雖
私文不可通孔疏疑每雖後人所加曲爲鄭諱又據晉語
姜氏引此詩以證懷私不知姜語義取征夫無及不可懷
安故復取西方書及鄭詩之言懷以戒重耳與詩每懷本

不干涉王孫申毛謂雖有中和卽毒雖懷和之義得其旨矣中謂禮和謂樂必達夫禮樂之原乃能通中和之德傳曰中和與序曰禮樂意正合言使臣雖有中和之德猶自謂靡及必將周咨之承琪案烝民征夫捷捷毒懷靡及傳云捷捷樂事也據此則傳意亦必以懷爲和雖和而猶恐無及正見其樂事之實故下句無傳者以與皇皇者華同也箋云眾征夫捷捷然至而於毒懷句仍自用其說則上句方言征夫樂事而忽戒之以毒人懷私而相稽畱殊於詞義不順故以經證經足知箋不如傳說苑奉使篇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

三言名全三
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
何不書其柱邪王曰天有燥溼弦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
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
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
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此
本韓詩外傳其引詩大旨謂使者因時制宜不可豫定卽
此雖有中和自謂無及更當咨諏之意要與懷私渺不相
涉也

末章傳云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
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

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
言慎其事稽古編曰六德之說毛義誠勝但孔疏之言猶
未盡也外傳之六德本文亦自明矣云懷和爲每懷咨才
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
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據此文義則所謂六德卽上六語是
矣忠信爲周言咨於忠信之人卽內傳之訪問於善爲咨
耳周咨一義韋分爲兩德是其誤也懷和爲每懷在五善
之外雖有中和自謂無及傳以備六德之一與外傳義正
相符不可易矣且穆叔以懷和爲一德而康成破和爲私
懷私可謂德乎又謂傳中和是釋周義而指爲六德之一

其誤與韋等孔疏雖曲爲回護然不能掩其失也承琪案傳於篇末總發全詩之旨謂使臣兼咨諏謀度詢之五善由其雖和而自謂無及故能成於六德乃總括內外傳而用之王肅孫毓皆以毛傳雖有中和者卽上每雖懷和是也鄭箋以傳之中和爲周而又謂雖得此五者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己將無所及於事不知經文首章言靡及下四章乃言咨諏謀度詢惟靡及所以必兼此五者非得此五者而又自謂靡及也其荅張逸云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則又以咨諏謀度詢五者爲己之德其解愈四愈晦孔疏謂其贊成毛義其實毛義未必然也

常棣

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引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明此爲周公所作以親兄弟又引左傳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杜注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

言亦云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咸二叔卽管蔡也不咸卽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承琪案此疏融會內外傳以常棣爲周公之詩其說甚當杜注左傳以二叔爲夏殷之世蓋用馬融說與鄭志荅張逸所云周仲文說同左傳疏謂封建之中方有管蔡不得云傷其作亂始封建之不知下文所敘十六國有管蔡者特推本封建之全局而言之耳不當因此別生夏殷之說箋以鄭眾賈逵皆指二叔爲管蔡故以注此序似不可易藝文類聚引韓詩曰夫核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董氏以爲此韓詩序文則毛韓義同其來古矣或疑左傳召穆公亦

云乃承上文以親屏周而言卽指召穆公所作常棣之詩然其上文又云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杜注云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此則尤爲周公作詩之明證可見內外傳本無異同也後儒又以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常棣爲周公在成王時所作不應入天保以上不知鹿鳴以下皆文武之事而周公作樂以歌詠之毛於四牡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此爲正小雅鹿鳴至魚麗之總例范氏補傳曰周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武能燕樂兄弟如此故作是詩蓋閱之也然則謂文武燕兄弟於一時周公追詠其事於後於理亦可信呂記

引朱子初說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爲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二說皆爲得之

常棣之華傳興也常棣棣也釋文本或作常棣核案爾雅唐棣核常棣棣作核者非承琪案傳文正當以作核者爲是陸氏轉以爲非誤矣常棣一名夫核故晁氏詩說王氏詩考竝據韓詩序云夫核燕兄弟也

詳見
召南

陸疏釋常棣以

許慎謂爲白棣樹雖誤然其云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

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所言與郭注
爾雅常棣正合陳長發云棣小如櫻桃是以常棣可單稱
棣則誤其云先儒釋常棣竝無言其名莫李者則是也至
注本草諸家言常棣者皆祇言其子惟齊民要術引詩義
疏云承華者粵其實似櫻桃莫李麥時熟食美北人呼之
相思也又蘇頌本草圖經云今汴洛人家園圃植一種枝
莖作長條華極繁密而多葉者亦謂之郁李據此所言卽
常棣而云亦謂之郁李則可見其本非郁李矣今京師西
山中有白櫻桃其形狀與朱櫻同卽此詩之常棣朱櫻春
初開華繁盛如雪而此樹亦如之所以云鄂不韡韡也

鄂不鞿鞿傳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鞿鞿光明也段氏詩經小學云鄂字从卩𠄎聲今詩作从邑地名之鄂者誤也馬融長笛賦不占成節鄂李善注鄂直也从邑者乃地名非此所施又引字林鄂直言也从卩𠄎聲之字與从邑𠄎聲迥別坊記注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郊特性注沂鄂典瑞注鄭司農云圻鄂瑑起皆取廉隅節制意今字書遺鄂字說文無鄂字鞿下引鄂不鞿鞿鄂之誤也段注說文云各本作鄂俗字也今詩作鄂亦非毛云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鄭云承華者曰鄂皆取鄂布之意承珙案二說以後說爲是鄂鄂皆俗借之字但藝文類聚及文選注引

詩皆作萼與今本說文同蓋詩本作萼後人加草說文諸書皆由後改耳

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亦作承華者曰萼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傳聞常棣之言爲今也箋云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歐陽本義曰毛嫌作詩之人指當時爲今而義不通於後故言後世之誦詩以相戒者所誦詩之時卽爲今爾此義雖不解亦可毛鄭皆衍說也承琪案歐說非也此詩首章方以常棣起興而卽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豈前此後此之人皆不必厚於兄弟乎毛蓋以此詩閔管蔡之事而不欲明言故特著此語見痛定思痛聖人之心有不

能不抱憾於終身者而作詩以爲世法則勸戒之道存焉
故傳曲會詩意以聞常棣之言爲今言外有追傷既往作
戒將來之意鄭箋亦善申傳旨而正義引王肅述毛曰管
蔡之事已缺二字讀本作以次從校勘記改而聞常棣之歌爲來今語意
尤爲明晰

原隰哀矣兄弟求矣傳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案經求
字在兄弟下而傳倒之者正其善於解經蓋謂人雖聚於
原隰之中而其所求者惟自求其兄弟此爲平常之時與
上夙喪爲二事何氏古義云上章所謂莫如兄弟於此兩
者驗之是也鄭箋以原隰與兄弟孔疏并衍其說以爲毛

義誤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傳脊令雖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
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箋云雖渠水鳥而今
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
難嚴緝謂脊令非水中之鳥以箋說爲非承琪案說文雁
石鳥一名雖渠一曰精列廣雅鴈鳥精列鴈雁也雖渠
與爾雅同精列實脊令之轉聲上林賦煩鶩庸渠箴疵鵠
盧羣浮乎其上庸渠亦卽雖渠則其爲水鳥明甚漢書東
方朔傳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辟若鷺鴒飛且鳴矣顏
注云鷺鴒雍渠小青雀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毛傳

不能自舍亦祇狀其勤苦之意鄭箋乃因經文在原更推其飛鳴求類之故二義實相成也

況也永嘆傳況茲永長也段懋堂日出車況瘁箋云茲益憔悴戴氏云茲今通用滋說文茲艸木多益也滋益也詩之辭意言不能如兄弟相救空滋之長嘆而已韋昭國語注云況益也玉裁謂此與桑柔召閔傳及今文尙書毋兄曰則兄自正同作兄是作況非承琪案古書中凡言而況者爲更進之詞又賜之賜古字只作況皆茲益義之引申也此蓋本無其字依聲託義其字或作況或作兄又作皇不得定以何者爲是也

烝也無戎顧氏詩本音曰考戎字詩凡四見旄邱三章與東同韻出車五章與蟲螽仲韻此章則與務韻常武首章與父祖韻疑古戎字有汝音故又訓爲汝民勞崧高烝民韓奕箋竝云戎猶汝也此說本之元熊朋來五經說曰此詩外禦其務當以左傳侮字爲據烝也無戎與常武以修我戎竝當音汝崧高戎有良翰卽汝有良翰民勞戎雖小子卽汝雖小子可見古者戎汝同音吳氏改務爲蒙而不顧左傳引詩之文失之矣江氏古韻標準曰案戎有汝義遂有汝音此音韻之變非可以例求者陳氏疑戎爲武字之誤姑存一說段氏音均表以戎韻務爲合韻孔氏詩聲

類則以常棣之戎讀爲仍以與朋韻而常武之以修我戎爲無韻江氏有誥詩經韻讀曰考全詩通例第三句與第四句韻者數章竝見恆在前章皇華之載馳載驅與二章韻不與三四五章韻宛邱之無冬無夏與二章韻不與三章韻此詩每有良朋句既見於三章不應四章反與末句爲韻且詩中四句成章從未有三句起韻者此必是武字傳寫誤耳常武之以修我戎亦當作武承琪案諸說當以熊氏顧氏爲是但戎字古人當自有汝音非以訓汝而讀爲汝毛傳戎相也本爾雅集韻引爾雅作拔相也廣雅拔推也推挽者相助之意說文駮反推車令有所付也

案付與

同謂依附也今人卸空車者亦反推之令依附牆壁卽此義也段注云付與也本可不與而故欲與之至於逆推車以與之而不顧云云恐非是

大祖駟其肘高注云駟擠也讀近茸急察言之玉篇拔如勇切推車也是駟與拔聲義竝同而淮南說林訓注駟讀駟濟之駟覽冥訓注又云駟推也讀楫拊之拊則卽以付爲聲觀於駟之讀茸可無疑於戎務之協矣孔氏讀戎如仍以與朋協考爾雅釋文引沈旋音戎如升反類篇以扔拔戎三字竝如蒸切似非無據但以讀常武則不可通耳至劉原父欲改戎爲戍陳第欲改戎爲武尤未免強經以就我矣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傳饋陳飫私也不脫履升堂謂之飫
段懋堂曰傳當作飫燕私也脫履升堂謂之飫燕私見楚
茨湛露脫履升堂惟燕私爲然飫韓詩作餼其說曰脫履
升席曰宴能者飲不能者已曰餼宴餼是一事毛公渾言
之毛謂飫乃醜之假借也左思賦曰愔愔醜讌以古韻訂
之从酉區聲乃與豆具孺叶韓用正字毛用假借說文食
部餼燕食也引詩飲酒之飫此引詩說假借也燕食者安
食也餼爲厭餼與飽韻饒餘諸篆相屬非毛傳脫履升堂
之飫酉部醜私宴飲也私宴當作宴私徐堅初學記引韓
詩說最詳曰夫飲之禮不脫履而卽席者謂之禮

此句禮當作飫

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醢許云
醢宴私本韓詩爲說而毛詩常棣醢作飫爲音近假借字
爾雅釋言飫私也蓋作爾雅時常棣詩已作飫矣毛公知
詩飫非國語之飫也故足之曰脫屣升堂謂之飫卽韓之
脫屣升坐謂之宴也宴醢是一事言宴而醢在其中言脫
屣升堂而能者飲不能者已在其中矣以詩爾雅之飫別
國語之飫以脫屣升堂說爾雅之私此毛義也承琪案段
氏諸說可謂明辨哲矣毛於下文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傳
云九族會日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尙毛可見傳意謂
飫卽是燕經文四句相承必非上二句言飫下二句言燕

鄭箋牽於國語之文而以圖非常議大疑爲飫是謂飫別於燕孔疏因之遂謂此詩飫燕雜陳不特非經義亦非毛旨也

樂爾妻帑傳帑子也釋文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帑字呂記引董氏曰訓釋無以帑訓子者賈公彥於司厲引詩曰樂女妻奴奴卽子蓋唐人猶作奴字承琪案古妻奴字皆借帑爲之蓋古帑字只讀若奴聲同故借廣韻引李虔通俗文庫藏曰帑徂浪切始以別於妻帑之乃都切耳

伐木

序云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案
經首章但言求其友聲則知朋友足該故舊二三章諸父
諸舅兄弟似言故舊其實皆朋友也故六月序但云伐木
廢則朋友缺矣序下正義以二章卒章上二句爲燕故舊
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爲燕朋友非是二章傳云
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定本無族之仁者亦祇言
朋友而故舊自在其中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
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若此序之朋友故舊則并
兼宗族兄弟言之但其所謂兄弟乃儀禮所云小功以下
爲兄弟者固與常棣之兄弟不同耳

序又言自天子至庶人乃泛論求友之道通乎上下非以此詩亦用於庶人也傳於陳饋八簋云天子八簋明以此爲天子燕朋友故舊之詩矣其又言國君大夫士之友者亦因天子而推言之猶序義也民之失德乾饑以愆不過借庶人之事以見燕樂友朋貴賤一致耳文選閑居賦注引韓詩序云勞者歌其事又謝混游西池詩注引韓詩云伐木廢朋友之道故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此則似以伐木爲庶人之事鄭箋云言昔日未在此居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其說蓋本於韓詩然以伐木爲賦於義淺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傳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
歐陽本義曰是詩主以鳥鳴求友爲喻爾至其下章則不
及鳥鳴之意但伐木許許伐木于阪便述朋友之事與首
章意殊不相類蓋失其本義矣當闕其所未詳以俟深於
詩者承琪案首章因伐木而感鳥鳴正義謂如葛覃因以
黃鳥爲興是也二三章但言伐木不及鳥鳴猶葛覃次章
不言黃鳥也呂記引什方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辭如伐
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
稽古編曰此鳥鳴先儒莫著爲何鳥宋羅願以鶯當之引
禽經鶯鳴嚶嚶爲證又言鶯是蜚鳥冬以泥自裹至春破

土而出此正出谷遷喬之事案禽經偽書不足據信惟玉篇云鶯有友鳥始指詩求友語則以伐木之鳥爲鶯其來古矣承琪案李綽尙書故實曰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伐木詩人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竝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無證據豈非誤歟王楙野客叢書引東臯雜錄曰詩正文與注皆未常及黃鳥白樂天作六帖始類鶯門中洪駒父稱禽經鶯鳴嚶嚶要是後人附會張平子東京賦雖鳩鶯黃闕關嚶嚶然則以嚶嚶爲黃鶯用自漢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葉大慶考古質疑曰緇素雜記謂吟人吟詠多用遷鶯出谷事又曲名

喜遷鶯皆循唐人之誤惟漢梁鴻思友人詩曰鳥嚶嚶兮
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南史梁劉標絕交論云嚶鳴相
召星流電激是真得詩意大慶按詩嚶嚶雖非指鶯然漢
張衡歸田賦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又
東京賦雎鳩鸛黃關關嚶嚶蓋倉庚鸛黃卽所謂鶯也張
衡皆以嚶嚶言之則唐人以嚶嚶爲鶯又未必不本於此
又梁元帝言志賦聞鶯而懷友陳揚謹從祀麓山廟詩窗
幽細網合階靜落花明簷巢始入燕軒樹已遷鶯自梁陳
已用遷鶯事而曰承襲唐人之誤非也承珙謂漢賦言關
關嚶嚶者似是泛舉鳥聲未必分屬二鳥且如羽獵賦又

云鴻雁嚶嚶矣卽玉篇鶯字注云鳥有文此本桑扈毛傳
稽古編作有友鳥友恐文字之誤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
云亂嚶聲于縣羽李善注雖引詩鳥鳴嚶嚶又引詩縣蠻
黃鳥然本文究無鶯字惟梁昭明太子錦帶書姑洗二月
啟曰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聲始明出鶯字唐人始沿此
而誤耳

伐木許許傳許許杝貌承珙案杝字當作柿說文杝削木
札樸也字又借作肺史記惠景閒侯者年表序云諸侯子
弟若肺臍索隱曰肺音柿臍音附柿木札也附木皮也以
喻人之疏末之親如木札出於木樹皮附於樹也漢書劉

向傳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大材木也又田蚡傳蚡以肺腑爲相注略同史記正義雖詆顏說爲非然太元親次八曰柿附乾餼注云削曰柿此正用毛詩義疑古說詩家或有以伐木之柿喻親舊之依附者故太元用之也許許者削柿猥多之貌如晉書所謂木柿蔽江而下也後漢書朱穆傳注顏氏家訓書證篇引詩皆作澑澑唐石經初刻亦作澑此蓋本無其字依聲託義猶韓奕傳訐訐大也甫甫然大也之類說文所伐木聲也引詩伐木所所惠氏古義曰許所古通字禮說曰所者削柿猶斯者析薪故斯所皆從斤說

文依毛詩而曰所所伐木聲尋詩意毛說爲長承珙又案
許說蓋出三家許許固柿貌而削柿亦當有聲義本相足
正義曰伐之爲聲而有柿是也惠半農云朱傳引淮南子
舉大木者呼邪許然邪許者舉木之聲一作邪軒見文子
一作噓喚見劉子一作輿譎見呂氏春秋挽車者呼邪軒
牽石拖舟者歌噓喚舉大木者呼輿譎皆勸力之歌前呼
後應非伐木聲也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正義曰毛以爲言
無酒明是卒爲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
明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

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故易之爲酤買也姜氏廣義曰人君無買酒之禮至孔子時乃有酤酒市脯有酒當消之無酒當釀之此命有司之詞總不可以有無爲釀而況乎其已消也嚴緝云末句仍言飲此消矣知不待酤也承琪案漢書食貨志王莽時羲和魯匡言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弗誠是以疑而弗食此雖亦訓酤爲買然正爲莽時權酤而設所謂文六藝以飾姦者其言豈足爲據說文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以買酒爲別一義蓋以

其非古耳說文醴酒一宿孰也周禮酒正注曰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蓋上傳云以數日滑滑昔之也埤蒼曰滑滑美也是有酒滑我謂久釀之酒已經沛昔則清滑而美此無酒醅我謂始釀之酒未經澄濾所以應倉卒之求而已小徐注說文云一宿酒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是也尋文考義當以毛說爲長

稽古編曰此詩毛分爲六章章六句呂記朱傳從劉氏說分爲三章章十二句劉氏以三伐木爲章首故分爲三章其說良然然此不自劉氏始也案凡傳箋下疏語統釋一章者例置每章之末此詩若從毛當六句一疏分爲六條

今乃總十二句爲一疏作三次申述又序下疏指伐木許
許爲二章上二句伐木于陂爲卒章上二句又指諸父諸
舅爲二章兄弟無遠爲卒章是此詩三章章十二句孔疏
已然不始於劉氏也但孔疏釋詩專遵毛鄭何此詩分章
忽有異同又不明言其故劉欲改毛公章句當援孔疏爲
說而竟以己意斷之朱呂亦止云從劉俱若未見孔疏者
此皆不可解阮氏校勘記云案序下標起止云伐木六章
章六句正義又云燕故舊卽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
友卽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與標起止不合
當是正義本自作三章章十二句經注本作六章章六句

者其誤始於唐石經也合併經注正義時又誤改標起止耳

天保

序云天保下報上也鄒忠允據史記武王克商憂天保之未定逸周書王云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遷於伊汭云云遂疑此詩爲營洛後周召報命而致其祝頌之辭何氏古義卽用其說案史記周書所云天保者不過謂天之保周與詩篇名偶同耳序云下報上自是祝頌之辭前三章皆稱天保者如召誥所云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也韓詩外傳云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

甚固也此雖與經無當然其義自精若潛夫論慎微篇以天保定爾作天祿定爾此不過轉寫字誤何氏古義列爲異文誤矣

俾爾單厚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翁氏詩附記曰說文單大也从叩卑叩亦聲闕按此从卑非尊卑之卑今所行說文板本於中閒橫畫左旁加點謬也辛紹業曰此卽學之隸體驗卑字从學小篆省从學今學隸皆作單可證也愚按學卽厚也此於訓大義尤切單厚二字相連猶敦厚博厚之相連耳毛恐專主此說致後人易啟複疊之疑故列此於第二條而先訓以信耳單亦與寬同故以大爲

訓般庚誕告用直馬融本直作單爾雅直字兩見一云直誠也一云直厚也注云見詩疏云小雅俾爾單厚周頌單厥心皆厚也則單訓厚義無疑承琪案釋詁訓信訓厚二者皆作直潛夫論慎微篇引詩作俾爾直厚爾雅疏引某氏注亦稱詩直厚故說詩者疑毛兩釋皆以單爲直之假借考說文直訓多穀單訓大引申之皆得有信厚之義故桑柔逢天俾怒傳亦云俾厚也至單旣爲厚而經以單厚連文卽如正義謂以厚德厚天下亦不嫌於文義複疊耳何福不除傳除開也呂記嚴緝諸家多從除舊生新之解毛詩寫官記曰除而又生則何以但言除不言生乎除者

開而與之也福事不一故逐逐開與猶所謂簽除者矣孔穎達云除者如閉藏蓄積今開出之承琪案蟋蟀日月其除傳云除去也小明日月方除傳云除除陳生新也二傳略同此云何福不除自不當用除去之義故以爲開如開通道路謂之除耳此皆因文立義言各有當也

俾爾戩穀傳戩福穀祿稽古編曰集傳取聞人滋之說謂戩與翦同而訓爲盡呂記嚴緝皆從此解案聞人氏之說祇因說文戩字引頌實始翦商爲證故合戩翦爲一耳然說文戩字注云滅也轉滅義爲盡義迂矣况福義本可通何必求新段注說文云天保俾爾戩穀朱子曰戩盡也穀

善也此注甚合古義爾雅屢戢祓福也此謂膠木之福屢

天保之戢穀卷阿之祓祿

郭注引卷阿第作祓

皆得訓福屢本不訓

福與福連文則可訓福矣戢祓本不訓福與穀祿連文則

亦可訓福矣皆於兩字摘一字以釋兩字之義毛公仍之

曰戢福也而屢祿也第小也則不相襲矣古人之文貴善

讀之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許於戢不襲爾雅斯

善讀爾雅毛傳者也承琪案說文戢滅也乃戢字本訓若

爾雅之戢福當時自有此訓生民疏引孫炎云祓除之福

爾雅釋文又引孫炎云戢音箭此從晉轉聲祓既爲祓除

之福則戢當爲薦進之福古人本有此故訓之法毛傳之

用爾雅多因詩文立義如樛木福履連文則用釋言之履
祿而不用釋詁之履福卷阿訓弗爲小則用釋言蒂小也
以弗爲蒂之借而不以爲蔽之借獨於此蔽訓爲福者當
由下文罄無不宜罄乃訓盡不應蔽亦訓盡故以蔽穀爲
福祿而下文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正承此二字申言之耳
方言云福祿謂之蔽蔽此似又以蔽爲祿可見蔽字本兼
福祿之義漢人尙有此方言不得以說文滅字一訓盡之
也

于公先王傳公事也箋云公先公謂后稷至諸蓋稽古編
曰周之追王雖止大王王季然后稷以下亦統稱先王如

書武成稱后稷爲先王周禮大宗伯六享皆稱先王外傳不啻稱先王又數后稷至文爲十五王此詩言先王足兼諸螯以上傳義不必易承琪案上文禴祠烝嘗時享止及親廟本非徧及先公周初親廟雖有先公在焉然祭以天子之禮自可概稱先王故毛傳謂以四時之祭專其先王何等直截若如鄭箋以公爲先公無論時祭不盡及先公且必如正義云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公後王尙言先則公爲先可知故省文以完句此於經文殊費周折當以傳義爲長

羣黎百姓傳百姓百官族姓也毛鄭詩考正曰韋昭注國

語云百姓百官有世功者又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
氏姓也凡經傳言百姓皆此義惟東晉梅賾奏上之古文
尙書謂庶民爲百姓與伏生所傳二十八篇中異指承瑛
案古者族姓之始皆由於有官爵者如黃帝之子二十五
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姓者百世不改族卽氏也左傳云天
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
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楚語子期對昭王
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
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故鄭注堯典云百姓羣臣
之父子兄弟此傳以百姓爲百官族姓者亦以族姓出于

官縱其後亦有無官爵者然庶民不得有姓故言此以別於上文日用飲食之民耳

如月之恆傳恆弦箋云月上弦而就盈釋文恆本亦作絳同古鄧反沈古恆反稽古編曰恆字據釋文反切似本與訓常之恆音義各別嚴緝謂恆無弦義止有常久之義解爲常盈而不虧夫古無盈而不虧之月乃以稱願其君乎按恆本作恆說文云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胡登切天保恆訓弦古恆切生民恆訓徧古鄧切其皆借乎然說文又云古文恆从月作𠄎因引詩如月之恆則恆字原以月取義上弦未必非本訓也段注說文云此篆轉寫訛舛既

云从月則左當作月不當作夕按門部之古文閒作開蓋
古文月字略似夕字古文恆直是二中月耳引詩者說从
月之意非謂毛詩作死也傳曰恆弦也詩之恆本亦作絃
謂張弦也月上弦而就盈於是有恆久之義故古文从月
承琪案正義云絃字集注定本作恆是正義同釋文亦作
本也白帖一引詩亦作絃然說文引詩作恆則毛詩字本
作恆而傳訓爲弦自以恆爲絃之假借耳又下傳云升出
也言俱進也以此例之則經謂如日之方出月之將盈皆
喻方盛之象恆久非其義矣

采薇

序云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稽古編曰正雅篇次皆周公所定其先後之序自有取義不以作詩時世爲斷如小雅文王詩九篇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義各有當非苟而已常棣詩雖作於成王時旣在治內之列則不得不先又詩譜推其故以爲周公閔管蔡被誅若在成王詩中則明彰其罪故推而上之託於文王親兄弟之義王肅亦以爲然二子所見良不妄也朱子因常棣一篇是周公作遂謂以後諸詩皆非文王事左矣采薇詩序云云

朱子力詆其說不知序之昆夷卽詩之西戎縣詩之混夷
孟子之昆夷也史記言文王伐犬戎書大傳言西伯伐犬
夷顏師古注漢書以犬夷畎夷昆夷爲一帝王世紀亦言
文王時有混夷此伐西戎爲文王事歷歷有據者也獫狁
不見他典獨見於逸周書序其言曰文王立西距昆夷北
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非伐獫狁之一證歟姜氏
廣義曰采薇出車杕杜序傳皆云文王所作而周公定爲
樂歌荀子云天子召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云我出我輿
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然未明言殷爲天子文爲
諸侯也史記漢書匈奴傳皆言文王伐昆夷而史記混出

車六月兩篇爲一詩又入周襄王紀漢書以采薇爲刺懿王詩出車爲美宣王詩人物表以南宮中爲南中蔡邕諫伐鮮卑議亦以南仲吉甫同爲宣王時人何氏楷據竹書以一月三捷爲實事而爲季歷之詩郢書燕說何所適從按周世居戎狄之閒其西爲昆夷卽西戎也後此伐蜀虢幽王者也其北爲獫狁顏師古曰薰鬻獫狁皆匈奴別號卽前此追逐大王以遷岐者也文王伐昆夷大雅孟子皆言之但無伐獫狁之文後人遂疑文王無此事因以此爲宣王詩然以經證之六月篇宣王時之大將爲吉甫非南仲也豈同一事而南仲吉甫竝爲大帥作一詩美南仲又

一詩美吉甫乎若以爲武王後詩考武王伐殷如西之羌
蜀豳微北之糴彭南之庸濮皆至牧野成王通道于九夷
八蠻康王以後蠻夷賓服至厲宣而復熾皆不得以此三
詩屬之可知傳以南仲爲文王之屬不可易矣孟子大王
事獯鬻卽玁狁也緜之詩混夷駢矣則玁狁之服可知伐
玁狁曰于襄于夷而不言平西戎者程子曰用師專在玁
狁而西戎不兵自服著手在此收效在彼兩事不煩再舉
也然則采薇三詩是言當日之事故重玁狁緜之篇專言
德化故止及昆夷義各有當也況玁狁叛商文王奉天子
之命遣將伐之臣道無成周公頌德安得以商王之功爲

文功也哉此大雅詳言伐密伐崇而不及伐玁狁也承琪
 案史記匈奴傳云戎狄破逐周襄王立子帶為天子侵盜
 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玁狁至于
 大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是不獨混六月出車為一并魯
 頌亦牽引及之蓋其時詩始萌芽經師抱殘守闕太史公
 雜采眾家每多牴牾本不足怪漢書以采薇為懿王時詩
 此或三家之說然其云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或以傷今思
 古如關雎刺時作諷之類耳鹽鐵論繇役篇古者無過年
 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
 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
 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杜采薇之
 所為作也蓋亦以二其又云宣王出師命將征伐詩人美
 詩為傷今思古之作

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鹽鐵論周宣王

仲山甫式遏寇虐亦引此四句

則皆同史記混六月出車爲一此皆沿元

朔元年封衛青等爲侯詔書引此二詩然引詩爲美者漢詔之常竝無宣王襄王明文史漢又誤從而實之耳後漢書西羌傳云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無余之戎于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騫徒之戎皆克之及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范蔚宗此

傳亦必本華嶠謝承等書所言周初戎狄之患與孟子逸周書竹書紀年皆合蓋毛詩序傳至後漢時始大著明其事蹟不概見他書者卽當以此爲據無庸復惑於史記漢書之互異者矣

歲亦陽止傳陽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正義述毛謂歷陽月者以十一月爲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受之以垢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爲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類上莫止則不得歷過十月

明義爲然又云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
十月爲陽承珙案此皆誤也傳云歷陽月者正謂歸期須
經十月故首章云歲亦莫止雖九月亦得爲歲晚然末章
雨雪霏霏傳云霏霏甚也若未歷十月雪不至甚矣如必
謂去年十一月以來歷過有陽之月凡十有一月則經中
微作桺依遺戍已在仲春何當徧歷有陽之月乎然則陽
月正指當年之十月鄭箋乃承毛義而申之曰十月爲陽
竝非與毛異義陳氏稽古編專宗毛者而於此亦誤沿孔
疏謂毛鄭異義鄭說爲長此可見善讀書者之難也

彼路斯何正義以路爲路車歷引左傳晉賜鄭子矯王賜

叔孫豹大路以爲卿車稱路之證承琪案上文彼爾維何傳云爾華盛貌說文引詩作爾亦云華盛貌彼爾爲華盛之貌而非卽華名則彼路亦當爲車大之貌而非卽車名可知爾雅釋詁路大也書疏引舍人注云輅車之大也此詩之路以爲車之大則可若實以爲車名則與彼爾之文不相稱矣

小人所腓傳腓辟也箋云腓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正義曰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義故易之爲庇稽古編曰腓字三見詩此

詩腓字及生民篇牛羊腓字之毛皆訓辟四月篇百卉具
腓毛訓病鄭於彼兩詩皆從毛獨此詩破字夫以辟爲避
患王之述毛然耳其實毛意未必如此毛當謂此戎車者
君子所依而乘小人所避而弗敢乘何嘗非避戎車乎案
腓亦作施音肥又房未反班固幽通賦安怡怡而不能文
選注曹大家訓施爲避漢書注鄧展亦訓避義正與毛合
至程子隨動之說呂記嚴緝皆用之不知腓乃躁動之物
非隨動之物也易咸艮兩卦注疏及本義皆取躁動之義
程傳則於咸訓躁動於艮訓隨動在一經中已自相矛盾
矣承琪案陳氏謂腓通作施說本顏注漢書顏師古漢書
敘傳注施字

本作

及集韻

施通作腓

又駁程傳腓隨足動之說皆是惟解辟

字以爲辟不敢乘則詳玩經文兩所字正當言戎車爲君子小人同其利賴此時無暇及等威之義傳訓腓爲辟者辟爲隱避之意何氏古義曰腓卽匪字匪說文爾雅皆云隱也楚辭隱思君兮匪側禮記取廟之西北匪薪用爨之皆訓爲隱此曰小人所腓者言庶士亦藉是車以自隱蔽也今案何氏此解甚確文選東京賦設三乏匪司旌薛綜注亦引爾雅匪隱也隱與避義本同蓋兵凶戰危兩軍相當士卒之受患最甚惟戎車戰則馳突止則營衛司馬法一車有步卒炊家子固守衣裝諸人皆倚此車以爲隱蔽

故王肅避患之解善得毛旨鄭箋芘倚亦所以申傳辟字
芘蔭與隱蔽義同鄭雖破字意實相成也至腓爲脛膑董
氏道亦有此解然以文義論之上句依字未嘗取喻此句
何獨取喻於脛膑乎

象弭魚服傳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箋云弭弓反末
斲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骨

骨宋本作滑爲是

也說

文云弭弓無緣可以解轡紒者承琪案說文此語合爾雅
毛傳爲訓最爲明晰詩正義引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
孫炎云緣謂繫束而漆之又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
繫束骨飾兩頭者也孫炎此注較勝李巡郭璞蓋繫兩頭

而漆者得弓之大名則謂之弓骨飾兩頭者爲弭卽指弓
兩頭之名非以弭爲弓之名亦非謂此弓皆用骨也其下
文云以金者謂之鈇以蜃者謂之琫以玉者謂之珪亦皆
因其飾以名之儀禮既夕禮有弭飾焉弭非弓名可知矣
左傳疏引李巡云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弭此
蓋以爾雅之緣爲骨飾然弭旣不以骨飾矣詩何爲而以
象弭連文也郭注爾雅無緣者謂之弭云今之角弓也藝
文類聚十六引郭璞毛詩拾遺云毛云弭弓反末以象骨爲
之蓋俗說之誤也御覽三百四十七又引拾遺云左傳左執轡
弭弭者弓之別名謂以象牙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鹿

角爲弓者此自用其雅注之說皆由不善讀爾雅以弭與上文弓對誤以爲亦弓名耳王氏詩稗疏謂弭者角弓不纏之名亦承郭氏之誤者也

又魚服傳魚服魚皮也箋云服矢服也姚氏識名解曰魚獸書不概見故傳亦但訓爲魚皮不言獸也惟左傳歸夫入魚軒服虔注云魚獸名而陸璣以爲魚獸似豬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雖乾燥爲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與博物志所載東海半體魚狀如牛之說合又周益公言周麟之使北塞得鮓牛魚歸皮應潮當卽是此則疑仍是魚屬或江豚

類也羅端良以魚爲鮫魚謂其皮有珠文而堅勁可飾物
從古以然按今刀鞘諸飾多以其皮爲之斑駁如沙石最
堅緻世所稱沙魚是也不聞有用魚獸皮者故陳祥道云
所謂魚服者魚皮之堅者皆可爲之不必定魚獸也又釋
名云矢其所受之器以皮曰箛謂柔服用之也初學記云
織竹曰筵以皮曰箛今傳直訓魚服爲魚皮則似以皮訓
服矣承琪案傳云魚服魚皮也魚皮專釋魚字傳語簡與
不言以魚皮爲服耳箋故以服爲矢服申明之矢房本嘗
作箛字从竹經傳特借服爲之耳姚氏謂傳以皮訓服非
也

豈不日戒箋云戒警戒軍事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日相警戒也釋文云日戒音越又人粟反按勘記云唐石經初刻曰後改日釋文音越是也後一音卽宜作日非也箋意是日字承琪案此按非是玩箋意正當作日若作曰不必言相矣漢書匈奴傳引詩豈不日戒顏師古注豈不日日相警戒乎一切經音義六亦引詩豈不日戒知作日是作曰非也

楊桺依依傳楊桺蒲桺也姚氏識名解曰釋木桺類甚多有河桺澤桺蒲桺諸名而楊僅列桺之一則楊爲桺屬桺不可言楊屬明矣舊說或以桺爲水楊又以楊爲桺之楊

起者竝誤此傳專釋楊桺爲蒲桺甚當以其爲桺屬故亦得稱爲楊桺非兼言楊與桺也承琪案姚說是也爾雅祇以桺爲大名曰檉曰旄曰楊其種各異古人言楊桺者謂名楊之桺猶云檉桺也其通稱桺爲楊桺者乃後世辭章家之言耳傳於折桺樊圃苑彼桺斯有苑者桺皆無傳以桺爲大名不容專指何種於隰有楊東門之楊北山有楊等亦無傳以楊爲蒲桺專名人所易曉耳獨此楊桺連文恐學者疑詩人之竝舉二木也故以楊蒲桺釋之其故訓一依爾雅不容稍溷有如此者

出車

序云出車勞還率也田間詩學曰舊謂此詩與采薇同時之作玩篇中述其往也黍稷方華正當仲夏與楊柳依依既不同月序其來也雨雪載塗正當早春與雨雪霏霏又不同時當文王之時豈止一出師乎二篇非一時之作後王勞還師者皆以爲宴勞之詩因其詩而分別用之耳承琪案采薇三言玁狁而不及西戎且有一月三捷之文似乎專爲征伐玁狁而作出車則玁狁西戎並言而玁狁曰于襄于夷西戎曰薄伐似與前篇不同故後儒或疑二詩非一時之作不知采薇序止云遣戍役也戍者守也古人之禦夷狄但以自守爲上故采薇亦祇曰我戍未定其曰

一月三捷不過其偶有侵軼自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耳出車曰往城于方亦第爲戍守之計其曰薄伐而戎者乃因戍守之師移而用之故采薇序但言遣戍其下卽合出車杖杜而總言之可見三詩本無不同不必疑非一時之事至其往來時月似有參差其實則一經曰往城于方卽下文昔我往矣之往蓋前三章但言出車城方不明何時故四章溯其所自而言之凡始行及在道皆可曰往采薇之昔我往矣謂始行之時此昔我往矣謂在道之時范氏補傳云黍稷方華在道所見是也箋以方華爲六月時則黍稷種植有早晚此云方華方者甫也似言其早不必

定在六月至今我來思雨雪載塗亦是謂歸而在道之時
惟采薇遣戍之時期以歲莫言歸而今至首春凍釋猶然
在道者則以城方之後別有戒命故四章又云王事多難
乃爲移伐西戎起語謂築城既畢卽已懷歸復被簡書西
戎助虐受命徂征自北而西歸計轉緩故五章卽接言西
戎諸侯之嚮往末章乃結言春晚還歸之時物五章之末
云薄伐西戎者以終四章簡書之言六章之末云玁狁于
夷又以終三章城方之命而首章二章之出車建旄則北
城而伐皆在其中矣如此似於本詩敘次分明而與采薇
亦無不合箋以昔往爲出壘而伐玁狁今來爲平戎而反

朔方按之經文殊爲不順孔疏依之義甚迂曲嚴緝亦見及此而於昔往仍言自朔方往西戎雖稍變箋疏之說然亦與經不合

我出我車何氏古義曰此詩言我者不一首二章言我者文王之辭中二章言我者代爲南仲之辭承琪案首章我出我車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三章天子命我箋云此我我戎役也詳采薇序云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則此詩首二章之我當我文王蓋文王得專征伐既承王命出師因復自命其屬帥以勤王觀毛傳於首章云出車就馬於牧地合之荀子大略云天子召諸

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
我來矣據此則出車就馬當指文王我者非我文王而何
三章王命南仲毛以下文又云天子命我恐人疑王爲文
王故特著之云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蓋王命南仲謂
文王以王命命之猶尙書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也其下
天子命我乃代南仲自我言其受命於方伯猶受命於天
子也至四章之昔我亦我南仲五章既見君子是斥南仲
我心則降自是我西戎之諸侯此則傳箋雖未明言其意
當同耳

王命南仲檣古編曰南仲之名見出車常武二詩此傳云

毛詩後箋

卷十六

吳

文王之屬未詳其譜系也羅泌路史言禹後有南氏二臣勢均爭權而國分南仲卽其後泌語本周書史記解其以爲禹後則見史記夏本紀贊贊云禹後有男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是也泌子萃謂盤庚子生而手把南字號南赤龍孫仲爲紂將據此則仲乃殷後非夏後不知出何典始妄也又曰南仲之名不見他典惟汲冢紀年有之云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此正出車詩所詠事也又據紀年文王以文丁十二年立至帝乙三年在位五年矣而逸周書序言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則亦爲初年事二書語正相合意南仲以王臣會西伯出征如春秋所

書王人會伐之事歟玩詩云自天子所又王命南仲又天子命我云云則紀年語頗近之但據此則南仲乃王臣非文王之屬矣一年而平二寇在卽位之五年不在受命之四年矣皆與毛鄭相左姑記以備考承琪案紀年所云卽尙書大傳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年昆夷氏侵周之事但所紀年歲參差耳其云王命南仲正同詩文因其爲王事出師卽文王之臣亦奉殷天子之命不必因此疑南仲爲殷王之臣也若鄭箋以出車之南仲爲文王之臣而常武在宣王時已爲大師祖父之大祖毛傳則文王宣王時各有南仲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

南仲傳無聞焉考文王時本有南宮氏國語云謀于南宮是也逸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史記忽作括振鹿臺之財巨橋

之粟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與論語八士名合則

文武之時本有南宮氏爲臣博古圖之南宮中與今焦山

鼎銘之司徒南仲皆周之南宮氏安知非卽仲突仲忽之

流蓋南宮氏世臣于周故書君與有南宮迺顧命有南宮

毛至春秋時尚有南宮騶

昭二十三年

南宮極

昭二十六年

則宣王

時復有南仲亦如雲漢仍叔美宣王而春秋有仍叔之于

來聘節南山家父刺幽王而春秋有家父來求車之類南

宮氏或單稱南亦猶南宮縚之稱南容隱九年天王使南

季來聘杜注謂南氏季字當亦南宮氏也漢書古今人表以南仲列于方叔召虎諸人之閒而文王時無南仲者則以成叔武霍叔處之前載周八士在中上或者南仲卽在其中歟至蔡邕諫伐鮮卑讓書戒伐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玁狁威荆蠻應劭風俗通云詩美南仲闕如玁虎此皆謂宣王時有南仲爲將與毛傳同惟後漢書龐參傳馬融上書曰昔周宣玁狁侵鎬及方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此則似以出車六月誤合爲一不知宣王之時伐玁狁者乃吉甫非南仲常武之南仲又係征伐淮夷與玁狁無涉故知毛傳以文王宣王時各有南仲當時必

有所據先秦圖籍至東漢之末已多不存如箋意但以文王時有南仲而宣王時無南仲他家又多言宣王時之南仲而罕及文王之臣或卽以出車之南仲誤指爲宣王時田間詩學曰竹書紀年宣王三年命大夫仲伐西戎後儒謬以爲南仲而謂此詩爲宣王世之詩考史記彼乃秦仲也與此無涉皆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往城于方傳方朔方近獫狁之國也又城彼朔方傳朔方北方也正義云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宅朔方爾雅朔北方也皆其廣號稽古編曰傳與疏皆不指朔方爲何地朱傳始以靈夏等州當之宋靈夏今甯夏衛在漢爲朔方

郡似矣然漢自借詩語以名郡耳豈可援漢郡以釋周詩哉又靈夏爲陝之極邊去長安千餘里商之末造邠岐近地皆淪於戎狄南仲雖良將豈能於一年中窮兵直到北陲連平二寇乎朔方之爲靈夏吾未敢信也漢置朔方郡在武帝時賈鄭孫王諸儒豈不知其事而不用以釋詩良有見矣承琪案史記衛青傳元朔元年蘇建築朔方城其時詔書卽引詩城彼朔方水經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注云詩所謂城彼朔方也是其說不始於朱傳惟班志於朔方縣下並未明言卽詩之朔方知詩所云朔方大略指周之北界接於獫狁者故傳以方爲朔方近獫狁

之國又云朔方北方也其地要在今之榆林甯夏一帶自此以北卽戰國時雲中九原之地正獫狁之所出沒文王奉殷王之命命將率往城當在於此至宣王時獫狁孔熾侵鎬及方亦卽謂此朔方漢詔所引豈盡無稽傳箋不言者古人釋經謹慎不欲以後證前耳

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相戒命之救急故云戒命知鄰國有難以簡書相告者閔元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之成七年左

傳曰子重奔命是也集傳簡書載二說前說同毛氏後說云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此本於長樂劉氏門人潘時舉疑之苔曰後說爲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據左氏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承琪案簡書仍當以左傳爲據說文簡牒也牒札也翻譯名義十一引文選注大竹名策小竹名簡蓋古者編竹爲策不編爲簡字多書之於策字少者書於簡簡以單札爲之國有急難不暇聯簡爲策但以單札相告故謂之簡書若策字本當作冊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者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後人多假策字爲之此詩簡書正指鄰國告急蓋上

文王命祇有城朔方一事薄伐西戎確是城畢移師雖亦由于王命而義取奔命救鄰故但云簡書若謂是臨遣之策命則經文何以但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乎故知毛義爲長無庸別解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而戎之諸侯聞南仲旣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呂記曰嘒嘒草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之遂亦以爲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兩見於谷風

小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嚴氏讀詩質疑曰杜女心傷止乃勞還役之辭以此施於將率則不莊矣當仍主舊說承珙案後漢書東平憲王傳肅宗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蒙又云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據此是以君子爲賢臣可知鄭箋謂君子斥南仲草蟲阜螽喻西方諸侯之嚮望其說有所自來章懷注以所引詩爲草蟲而不知草蟲乃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文句不同誤矣鹽鐵論論辨篇堯得舜禹而舜極驩光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誦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此引詩亦以君子爲賢臣也

執訊獲醜傳訊辭也箋云訊言醜眾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眾以歸者當獻之也陳碩甫曰釋言云訊言也正月傳曰訊問也此釋訊爲辭辭者謂所生得敵人而聽其辭小司寇曰附于刑用情訊之又曰求民情一曰辭聽辭聽者聽其辭以弊其罪此傳義也皇矣執訊連連無傳義與此同此篇獲字無傳蓋義見於皇矣也皇矣傳曰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彼傳釋馘爲獲則此詩獲字卽

爲馘之假借字生者訊之殺者馘之執訊獲醜言訊馘者
取也此箋及采芑箋竝以獲爲得者失之

杖杜

稽古編曰首章日月陽止卽采薇之歲亦陽止謂遣成年
之歲莫也次章卉木萋止卽出車之卉木萋萋謂遣成年
年之春莫也三詩一遣二勞語意相應出師之初告以歲
莫卽歸至期而望之情也此陽止之時女心所以傷也然
連平二寇未獲遽歸踰期至春莫則卉木萋矣勞還兩詩
皆實紀歸時之景色也故首章云征夫遑止僅言可以歸
耳次章云征夫歸止則實欲歸矣前雖望之明知其未歸

後則知其將歸而望之益切也一傷一悲情同而事異矣

次章傳云室家踰時則思正謂踰日歸之時耳孔疏申之以
以妻止爲時未黃落在歲莫之前此於文義未順恐非毛

意承琪案末章之匪載匪來憂心孔疚亦與采薇之憂心

孔疚我行不來相應彼戍役自憂其外而不反此室家

念其不至而甚憂也又首章有杜有皖

據釋文皖字從白作目邊

者其實傳云皖實貌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

盡其天性然則次章之其葉萋萋亦卽杜葉蕃盛之貌以

爲興耳卽謂因所見而爲言亦當以實在去年之秋葉在

次年之春呂記引邱氏以萋萋爲新葉者是也范氏補傳

以有皖其實近于十月其葉萋萋在十月以後實已落惟
有葉耳此與孔疏釋卉木萋止同意不知杖杜之生先有
葉而後有實不當於言實之後始言其葉之盛也

繼嗣我日箋云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續嗣其日
言常勞苦無休息田間詩學曰繼續也嗣者續之無已也
自闡人之屈指歸期日復一日而言也蓋往役之始其日
爲王家之日及期以後其日則我之日也故曰繼嗣我日
承琪案下文日月陽止卽承此謂積日爲月而至於陽也
十月爲陽月而兼言日者謂陽月之日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

有事以望君子嚴緝曰箋疏皆不明言杞爲何物以采言之當是枸杞呂氏朱氏以爲春莫杞可食杞之可食者惟枸杞也姚氏識名解曰集傳有春莫杞可食之語說詩者遂謂采杞又過於木萋之時或辨之云采杞當即在卉木萋止之日特期而未至故借此以致其想望耳愚謂采杞託言原不當泥時爲說蘇頌謂枸杞春夏采葉秋采莖實冬采根彼雖爲藥籠之須然亦足見其隨時可采不必拘於春初春莫作時物之變觀也

憂我父母傳箋皆無文正義云此實夫也謂之父母已尊之又親之也日月云父兮母兮莊姜稱莊公爲父母與此

同也李氏集解以爲曲說後人多謂此婦人稱夫之父母爲父母嚴緝云婦以事舅姑爲職汝墳勉其夫以正則曰父母孔邇蓋謂不必憂家也此詩望其夫之歸則曰憂我父母蓋謂父母思之當早歸也汝墳則下之人明其義此詩則上之人體其情各盡其道也其說當矣姚氏識名解曰此當爲遙想征夫在役之事念其陟山采杞而以父母爲憂耳與北山詞旨正合故上云女心傷止我心傷悲而此獨云憂我父母也承琪案此說亦通

檀車幃幃傳幃幃敝貌稽古編曰說文幃車敝貌引詩檀車幃幃昌善切羸偏緩也尺善切音正同釋文幃韓詩作

縵然則偏緩者其車敝之狀歟廣雅縵縵緩也又玉海載
釋文云韓詩作檀車鞿鞿音同恐誤段注說文云按古本
當是巾敝貌故從巾詩以爲車敝者則其引申之義也釋
文引說文巾敝也從巾單今本釋文乃巾譌車殊失陸意
承琪案段說是也幘爲巾敝之名詩之車敝蓋本無其字
假幘爲之後漢書劉陶傳注引詩作檀車幘幘則又假幘
爲之矣徐楚金繫傳謂車敝若敗巾故從巾殊屬附會

四牡瘡瘡傳瘡瘡罷貌何氏古義曰爾雅瘡瘡病也說文
無瘡字當通作蹇跛也承琪案大雅板云靡聖管管傳云
管管無所依也廣韻十四緩引詩傳作翼翼無所依也是

毛詩管字乃憲之借此瘡字當亦憲之借說文憲憂也引
申之爲無所依又引申之爲罷憊其義皆相因耳廣雅管
管浴也浴字於義不可通竊疑爲御或柳字之誤說文入
部御微御受訕也司馬相如子虛賦作微佩郭璞注佩疲
極也司馬彪云佩倦也方言佩倦也佩卽御字倦卽倦字
說文心部柳勞也亦與御同義蓋寫廣雅者或御省爲俗
或柳省爲俗集韻柳
或作俗輾轉遂譌爲浴然則張揖訓管管爲
御正與毛傳瘡瘡罷貌有合矣

卜筮借止會言近止傳卜之筮之會人占之箋云借俱會
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于繇爲近正義曰傳以

毛詩後箋

卷十六

毛

會言是會聚人占之義卽與士冠禮筮日士昏禮筮宅旅占同故爲會人占之箋以上句言偕止者俱占之若不爲占則文皆空設偕旣爲占則會當爲合故易之爲合言于繇謂合言於兆卦之繇也孔奐軒曰按會合之字皆从人說文人三合也禮旅占必三人會有三義故云會人占之若但以爲卜與筮會於文似便於訓未精

魚麗

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嚴緝引或說云始於憂勤言其心終於逸樂

言其效此說是也其云文武無逸樂之事逸樂亦非文武之心以終於逸樂爲後序衍說開後世人主息政之漸案此則過泥序云始憂勤終逸樂者不過如書傳所言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耳乃序者推本作詩之意美其治化之盛何容以文害辭疑其開逸樂之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此在西京之初已用此序嚴氏以爲後人行說過矣

魚麗于雷傳麗歷也承琪案麗歷疊韻爲訓爾雅歷傳也傳與附同謂附箸也周禮大司寇注麗附也麗歷皆有附箸之義故以爲訓詩總聞曰鄭有魚麗陳前後左右中各

五陳每一陳具五陳大率敵人入者無不有所著今漁人置魚器相小道錯綜橫布之常使試之於地頗類陳形承琪謂桓五年左傳爲魚麗之陳注家未明言其法後人以先偏後伍之言故爲五陳以效之耳未必取於詩之魚麗也然淮南兵略訓云羊腸道發笥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高注云笥竹笥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則軍中行陳自有布置如魚笥者但不必用以釋詩耳

傳雷曲梁也寡婦之笥也正義曰釋訓云凡曲者爲雷是雷曲梁也釋器云寡婦之笥謂之雷是寡婦之笥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雷曲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各爲雷也釋

器注孫炎曰雷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薄也
以薄爲魚笱其功易故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
承琪案釋訓凡曲者爲雷此似非專指魚器謂凡以曲薄
爲之者通得雷名如說文篋竹籠也亦是以曲爲之者篋
雷聲同字通故雷字亦或作篋惟釋訓以雷爲凡曲者之
大名故釋器寡婦之笱謂之雷由其亦以曲爲故亦得雷
名耳毛傳雷曲梁則分別以曲爲梁者專屬之寡婦之笱
非用釋訓凡曲者爲雷之雷也說文雷曲梁寡婦之笱魚
所雷也廣雅曲梁謂之雷皆本毛傳邶風毋逝我梁毋發
我笱傳云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先鄭注周禮敎人云梁

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以絕水過魚使入笱者笱以承梁而取魚者但梁與笱不皆以曲爲之故衛風傳云石絕水曰梁說文笱曲竹捕魚笱也惟以薄爲梁以笱承之者則謂之寡婦之笱段注說文云曲梁以別於凡梁寡婦之笱以別於凡笱是也笱與罾本非一物以其相爲用故爾雅云寡婦之笱謂之罾耳

鱠鯊傳鱠揚也鯊鮪也正義曰鱠揚者釋魚無文惟陸疏云鱠一各黃頰魚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鯊鮪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鱠鯊之大魚是眾

多也承琪案山海經之魃郭注以爲黃頰魚魃魚魚之健者似與陸疏有力說合稽古編引孟詵食療本草有黃頰魚一名缺亂以爲卽此詩之鱸考廣雅有鱸亂也廣韻亂缺亂魚名李時珍云身尾俱似小鮎無鱗腹下黃背上青黃腮下有二橫骨兩鬚有胃常游作聲然此魚似卽今所謂參鱗者所在有之長不盈尺與陸疏大而有力之說不合鯨鮓則陸疏郭注皆以爲吹沙小魚者不誤後漢書注亦引郭義恭廣志曰吹沙大如指沙中行說文魃出樂浪潘國者此別一種非詩之鯨鮓也又正義以爲鱸鯨大魚者此特對寡婦之笱言之耳嚴緝云孔氏以鱸鯨皆爲大

魚陸璣以鰭為大魚鯊為小魚山陰陸氏又云鱣鯨小魚
 魴鱧中魚鰻鯉大魚又有黃青元白赤及方圓俯仰浮沈
 諸說俱見埤雅然詩人言此不過如潛頌言有鱣有鮪鱈鰻
 鯉多著魚名以見魚之多非謂止有此六魚也必一一為
 之說則潛六魚又豈皆有說乎鱣鯨大小猶未有定說不
 必泥可也

君子有酒旨且多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釋文云有酒
 旨絕句且多此二字為句後章放此異此讀則非正義曰
 言且多文承有酒之下則似酒多也而以為魚多者以此
 篇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首章言旨且多四章云物其多

矣下二章皆疊上章句末之字謂之爲物若酒則人之所爲非自然之物以此知且多且旨且有皆是魚也稽古編曰集傳於酒字斷句句法較渾成但旨多多旨旨有六字皆承酒言下三章文義未順陳樸言多旨有三字上言酒而下言物者見物與酒稱不知此篇言萬物盛多酒成於人雖多有限物僅與之稱安在其盛多乎源謂有酒斷句多旨有三字仍可說魚三章各末句結上三句耳酒既旨多旨魚又多旨有中俱用且字關兩意下三章遂承魚而言句法與文義皆無礙也虞東學詩曰此詩義解新舊不一惟李迂仲之說爲善釋文以君子有酒旨爲句以就箋

訓其實康成未嘗作此句讀也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明
以下三字爲句矣以多屬魚者其意以下章物字當爲魚
也穎濱則以旨多皆屬酒而朱子從之呂記嚴緝范傳皆
用其說者以下三字承酒爲文也然如鄭說則此詩但言
魚酒非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之意而說亦破碎如蘇說則
接入下三章又多費周折李氏謂君子爲酒醴以宴賓而
其物旨且多不必言酒與魚也承琪案虞東謂鄭箋本以
旨且多爲句陸氏誤讀此解甚精其從李氏集解以物不
專指魚酒所見亦確序云萬物盛多傳於首句下云太平
而後微物眾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因證

陳古者畋漁山澤之制故鳥獸魚鼈皆得其所傳所引者似有成文要在王制之前其書最古且此爲全篇大義極言物之取多可見序傳皆以經文物字卽爲取物鄭箋專屬之魚似非序傳之意

魴鱧傳鱧鯛也正義曰釋魚云鱧鮫舍人曰鱧名鮫郭璞云鱧鯛徧檢諸本或作鱧鱧或作鱧鮫若作鯛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鮫又與舍人不異或有本作鱧鯀者定本鱧鯛鯛與鱧音同按勸記云考此正義引舍人曰鱧名鮫下正義引孫炎鱧鮫一魚釋文鮫下云毛及前儒鱧爲鮫是傳正取爾雅爲解注爾雅者舊無異說作鮫爲是作鯛者乃

依郭注爾雅所改謂鱧鮠各爲一魚也作鰈者依說文鰈
鱧也所改皆非傳意承琪案據正義是定本始依郭璞改
作鮠陸孔皆誤同定本耳說文以鰈爲鮠以鰈爲鱧與毛
師承不同然竝不以鮠爲鱧其云鮠一曰鱧也鱧鮠也鱧
與鱧異物異字鱧本草經作鱧陶隱居云鱧今皆作鰈字
此由郭璞誤以鱧爲鮠後人遂皆以鱧鱧爲一魚而不知
爾雅鱧自名鮠若鮠則下文有大鰈小鰈之目而與鱧絕
不相涉也鱧卽今俗所謂烏魚頭有七星者一名鱧廣雅
鱧鮠也韓詩外傳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鱧魚南假子
曰聞君子不食鱧魚然則詩之所詠必非鮠魚傳必不訓

鯉爲鯛可知矣

鯉鯉傳鯉鮎也釋文鯉音偃郭云今鯉額白魚鮎乃兼反江東呼鮎爲鯉鯉音啼又在私反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鯉鯉爲鮎鯉爲鯉唯郭注爾雅是六魚之名今目驗毛解與世不協或恐古今名異逐世移耳稽古編曰爾雅鯉鮎孫炎以爲一魚說文鮎亦訓鯉而鯉卽鯉之重文惟郭璞分爲二云鯉今鯉額白魚鮎別名鯉埤雅旣引郭注又溷孫炎注爲一彊郭以從孫而不明斷其是非將焉適從乎詩詁及韻會皆勦襲陸說且言鮎腹平著地宜得鯉名亦非郭氏鯉額本義本草綱目列鯉魚之名曰鯉魚曰鯉魚曰

鮎魚注云古曰鯁今曰鮎北人曰鯁南人曰鮎是鯁鮎直
爲一魚矣承琪案郭云鯁今鯁額白魚鯁額當作偃額偃
者仰也此卽鮎魚之狀爾雅翼云鯁魚偃額兩目上陳頭
大尾小身滑無鱗謂之鮎魚是也別錄有鮎魚鮎魚陶隱
居以爲皆鮎之屬今日驗此類皆偃額而色白蓋以其仰
額故名鯁以其身滑無鱗故名鮎鮎猶黏謂其黏滑也郭
氏分其所不當分而陸德明乃謂目驗與毛不合何邪
君子有酒旨且有箋云酒美而此魚又有詩經通解曰有
者無一不備而多不足言戴氏詩考正用之謂有猶備也
義進於多後三章曰嘉曰旨皆美也曰偕曰有皆備也多

貴其美美貴其備備貴其時酒之備謂諸酒物之備謂水陸之羞承琪案以有爲備仍與多同竊謂多者謂一時之多有者謂時時之有多橫言之有豎言之也或謂末章物其有矣維其時矣若常有不當言時不知下三章每上一句皆承上三章末一字而言多旨有皆指物其下一句嘉偕時若再指物文義殊複宐皆指政而言鄭箋似非經旨詳見下條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箋云魚既多又善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箋云魚既美又齊等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箋云魚既有又得其時經義述聞云廣雅曰皆嘉也皆與偕古字通此

詩維其嘉矣維其偕矣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飲酒孔偕
偕亦嘉也語之轉耳荀子大略篇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
哉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
非禮也荀子以時宜敬交驩欣爲偕是偕與嘉同義承琪
案荀子以偕爲時宜是末章維其時矣時亦與偕嘉同義
嘉善也頌弁爾酒旣旨爾肴旣嘉爾酒旣旨爾殽旣時傳
云時善也此時與嘉同義之證也且此時嘉偕時皆謂政
之善卽首章傳所云取之有時用之有道也故六月序云
魚麗廢則法度缺矣且經文維其二字確是推本萬物盛
多之由猶言維其如是所以如是裳裳者華維其有章矣

是以有慶矣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凡言維其者如此此詩
文法倒裝耳說苑辨物篇曰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
之緩急急則不賦藉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
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此
解有爲常有時爲用之以時最合經旨左傳襄二十年季
武子如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正義曰物其有
矣者謂言魚有鱮鯨魴鯉并有旨酒也維其時矣者注云
太平而後微物眾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萬物莫不多
也此可以補詩疏所未及而物不專指魚時謂取之有時
皆較詩疏爲勝

毛詩後箋

卷十六

奎

笙詩

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正義曰此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其詩篇之義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篇義於本次後別著此語記之焉案儀禮鄉飲酒燕禮鄭注以笙詩亡於孔子之前其時未習毛詩故有此語至作箋時遂改之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然禮注固云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其後陸孔諸家皆無異說至劉原父乃云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

非亾失之亾乃本無也李解引鄭漁仲曰此六章有題無詩作序者但考兩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朱子本之據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詩明其有聲無辭且云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鼗鼓之節而亾之耳當時呂記嚴緝仍從古說而近來郝仲輿朱長孺陳長發徐位山諸人皆力主有辭之說而郝氏之辨尤悉此外可采者范氏詩濬曰儀禮明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咳白華華黍樂之爲言比音而樂之也是禮文顯以爲有辭矣讀詩質疑曰升歌笙入閒歌合樂各三終於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皆謂之歌而可云六

詩有聲無辭乎姜氏詩序廣義曰朱子注論語詩三百曰詩三百十一篇兼此六詩則六詩有辭可知如謂笙必無詩則當云笙譜如謂匏於刪詩之前宐名亦不存矣如謂毛公據儀禮姑畱其目則禮有狸首又有九夏何不竝畱之潘晉臺謂詩三百篇未嘗以命篇取義六笙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因題敷衍以補之也竊謂不然南陔南隴也白華見於變雅爲刺幽王何以知爲孝子之詩庚有更償續三義何以見萬物得由其道可想見作序者已誦全文不然卽鑿空杜撰豈能至是序最簡樸間與詩中字面偶同如漢廣云德廣所及德廣之廣非卽漢廣之廣旄邱云

刺衛伯衛伯之伯非卽叔兮伯兮之伯安見孝子絜白卽
爲白華之白也三百篇亦有卽其篇名已見詩旨者如螽
斯多子以美子孫猥多葛屨涼薄以刺儉北風疾厲以刺
虐碩鼠刺貪此類不可更僕如以序與篇名相合疑其不
見全文將謂作螽斯序者祇見螽斯二字乎且序與篇名
相戾旣以爲無理序與篇名相合又以爲順文爲詩序者
難矣束皙之前補此六詩有夏侯湛昭明不入文選遂致
無傳耳承珙案劉原父七經小傳有曰將舞象則先歌維
清是以其序曰奏象舞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
奏大武夫禮文王世子祭統皆以象與武爲下管之樂是

曰管曰奏者劉氏既知其有辭矣何於笙詩獨主本無其辭之說以有辭者爲歌無辭者曰笙曰奏豈不自相乖戾乎六經輿論相傳以爲鄭漁仲作其於笙詩引商份之說而申之謂閒歌之聲有義無辭而其言管新宮則云管與笙一類皆竹吹之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亦取焉必見其辭故得之以播歌詠蓋未有有詩而無辭者周禮祈年吹豳於管籥之類必得有辭旣知管籥有辭而何以獨謂笙詩無辭亦可見不能自圓其說矣若集傳所引魯鼓薛鼓之節則陳氏稽古編曰魯鼓薛鼓有譜無辭則僅

冠以國名不能更立別名若笙詩有聲無辭則南陔由庚
等名何自來乎

案孔疏已云其名曰南陔
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

承琪又案投

壺云命弦者曰奏狸首閒若一注云弦鼓瑟者也狸首詩
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閒若一者投
壺當以爲志取節焉然則下文鼙鼓鼙鼓亦必隨所弦之
狸首以爲節是徒譜者尙必有取節之詩而謂禮經之笙
奏乃無詩而徒器乎至王雪山以唐樂有上柱鳳雛平調
清調瑟調平折命喙七曲有聲無辭黃東發又引琴譜長
清短清長側短側之類以證無辭有義不知有辭而後有
聲有聲而後有調有調而後有譜或以習其辭者其辭易

存習其聲者其辭易以理容有之要其初未有有聲而無辭者卽如俗樂工尺先亦必用曲詞譜出後習之者但畱工尺耳又毛西河荅李恕谷書曰據問笙詩有詩則鄉飲酒禮笙入三終將以笙笙詩邪抑亦別有歌詩者而僅以笙應之邪此問最善從來辨笙詩未有辨笙其詩者夫所謂笙詩謂笙必有詩非謂笙詩之必有歌也凡詩可以歌亦可以笙所謂笙詩有詩謂笙詩之必可歌非謂笙詩之必不可以笙也蓋笙與箛管簫四器皆主聲詩皆應歌之器皆在堂下原無徒器者但有歌而器有不歌而器總必有詩如鄉射禮之工歌于上而堂上堂下之笙瑟皆應之

卽鄉飲酒禮之合樂是也此有歌之笙也不歌而器如大射禮之管新宮始奏禮之管象堂下俱不歌而但以管笙聲其詩卽鄉飲酒禮之笙入閒歌是也此不歌之笙也是以春秋傳有歌鐘卽頌鐘頌磬所以應歌尙書有笙鏞周禮有鐘笙卽笙鐘笙磬所以應笙夫笙又有應則笙卽歌矣此如漢橫吹東西晉大角皆用之軍中竝無歌工而曲中有詞如上之回思悲翁等則豈有笙管而反無詞者故往以不徒器折其無詞謂不如步瑟調笙之憑虛作聲無字音耳非謂有其字而不歌也然而歌工必在上卽笙管鐘磬皆列堂下而皆可以應其歌是以合樂之法工歌關

雖則堂上之瑟堂下之笙管皆羣起而應之其歌葛覃卷
耳鵲巢采蘋采蘋皆然舊注所謂合樂者合金石絲竹以
歌之金石者鐘磬絲竹者瑟與笙管也乃孔仲達誤注鄉
飲酒義謂上歌闕雖下笙鵲巢以應之則世無有以張家
之聲合李家響者但世有過爲分別者謂歌工必堂上堂
上之瑟必不如堂下之以器器詩則又不然射禮至命射
時歌工皆遷堂下而樂正命絃者曰奏騶虞則瑟工亦不
歌而但瑟騶虞之詩以主鼓節所云魯鼓薛鼓者是歌工
亦居下琴瑟亦器詩上下有尊卑八音無貴賤也承琪案
毛說是也笙詩乃不歌而笙之詩卽鄭注儀禮所云以笙

吹此詩以爲樂也惟其專以笙吹故其辭易也不然他詩具在而獨也此六篇亦屬可疑得此乃更無疑義矣

鄭箋於南陔白華華黍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又於由庚崇邱由儀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闕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

亾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
義皆亾無以知其篇第之處朱子詩序辨說云魚麗以下
篇次爲毛公所移而六月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尙仍儀禮
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爲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
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稽古編曰小雅次什
之首至宋儒而兩更不數六亾詩而以南有嘉魚爲什首
者毛公之舊也蘇子由嫌其非孔子之舊仍數六詩於什
中而更以南陔爲什首朱子又據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陔
於鹿鳴什末抑魚麗於華黍詩下更以白華爲什首夫子
由之更什祖六月序及康成之說於詩之篇第元無改也

至朱子之據儀禮則奏樂之次非編詩之次夫奏樂南陔
在笙入之列則不得不先魚麗在閒歌之列則不得不後
各以類相從耳若必據此以定詩之先後則閒歌之後尚
有合樂三終所奏者關雎之三鵲巢之三也亦當遂置二
南於小雅後乎朱子既憑儀禮之文定詩篇之先後又謂
六月序魚麗句本在華黍下而鄭氏遂置於南陔之上夫
鄭未遂之詩序遠在千餘年前朱子何自見之哉嚴坦叔
詩緝一依毛傳之舊仍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良爲有
見承琪案小雅篇什宋儒尚不止兩更呂記據蘇傳以南
陔爲次什首而又謂其由庚崇邱尚依毛氏之舊復據儀

禮相聞之次以釐定之則又與蘇傳朱傳互異矣今考鄭箋云孔子時南陔等篇第當在於此是謂南陔三篇在魚麗後足見魚麗殿鹿鳴之什非毛公所移而六月序魚麗一句在南陔之上亦必非鄭氏所移可知且六月序列次小雅二十二篇自鹿鳴至華黍皆言缺自由庚以下則變其文孔疏以此爲別謂華黍以上爲文武之詩由庚以下爲周公成王之詩言缺者爲剛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爲柔臣子之義雖近穿鑿然亦可見序文原本如此非由鄭氏移魚麗一句於南陔上也又六月序南陔白華華黍三詩本相連正義云毛公爲詁訓傳分別眾篇之義各置篇端

此三篇之序無詩可屬故連歌置於此此由不知三詩本當在此非毛所連歌也惟所云據六月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下而與崇邱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此則不誤由庚三篇連歌一處當由毛公所置然孔說尙不如陸氏釋文云以其俱亾使相從者爲當耳又箋云闕其亾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正義謂毛公不數亾詩推改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言以下非則止鹿鳴一什是也據此是孔子時鹿鳴至魚麗爲一什南陔至湛露爲一什以下凡小雅八什什各十篇毛傳則闕六笙詩不入什數以南有嘉魚至吉日爲次

什以下每相差者六篇凡小雅七什末什爲十四篇奇零之數歸於末什大雅及頌皆然稽古編謂毛公置六詩於什外此本正義之說翁氏附記謂當從蘇呂所定收入什中殊不知分什者止因篇數既多簡札煩重不得不分六詩既亾自無庸分篇數而入什目必以南陔居什之終白華領什之始取彼虛名當其實數亦可以不必矣